

在有生之年，我会用尽所有办法，
哪怕折你的翅膀或者断了我的，
也要将你留下。

在有生的瞬间能遇见你，
竟花光了所有的运气。
我该拿什么，回报你情有独钟。

彼岸之花，开在的时光两端，
这一世，多少岁月尘埃，
有一天，你终于出现了，
拥抱我的力度，比疼痛更真实。

有生之年

SOMEWHERE IN TIME

SOMEONE LIKE YOU

狭路相逢

梅子黄时雨
作品

终章

For Memories

中国华侨出版社



梅子
黃時雨

作品

有生之年

SOMEWHERE IN TIME

SOMEONE LIKE YOU

狹路相逢

終章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生之年, 狭路相逢. 终章 / 梅子黄时雨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5113-3284-4

I. ①有… II. ①梅…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30726号

有生之年, 狭路相逢. 终章

著 者: 梅子黄时雨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柏 舟

装帧设计: 熊琼工作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3284-4

定 价: 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82069015 82069000

网 址: www.ovesschin.com

E-mail: ovea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 001 / Chapter01 天空的微凉
027 / Chapter02 心底的寄望
047 / Chapter03 目光的匆忙
065 / Chapter04 幼稚的开场
089 / Chapter05 回忆的波浪
109 / Chapter06 真相的激荡
125 / Chapter07 别去的过往
147 / Chapter08 不甘的设想
159 / Chapter09 遗忘的平常
175 / Chapter10 悲伤的流淌
197 / Chapter11 幸福的流光
213 / Chapter12 疼痛的爱上
221 / 番外一 似是故人来
227 / 番外二 岁月尘埃
237 / 番外三 彼岸之花
247 / 番外四 时光两端
255 / 作者的话 / The Author's Words

Chapter 01

天空的微凉

每次在等绿灯过马路的时候，
许连臻都会习惯性地抬头仰望天空。

每次在等绿灯过马路的时候，许连臻都会习惯性地抬头仰望天空。此刻的天是灰蒙蒙的，铅云低沉，寒风瑟瑟地掠过光秃秃的树干，发出呜咽的声音。空气像是冰过的薄荷，吸入鼻尖，连喉咙都一片冰冷。

片刻之后，红灯转绿，许连臻拎紧了手里的保温瓶，穿过马路，朝对面的医院走去。

父亲许牟坤住在2号房，在楼层的最东面，与电梯口隔了一条长长的走廊。从30号房出来的护士长安可看到她，微微一笑：“许小姐，今天又给你爸炖了什么好汤啊？”

这位许小姐每天雷打不动地给她父亲炖各式美味汤，只为了父亲许牟坤能多吃下几口饭，增强体质和抵抗力。安可年纪也不小了，在医院里多年，见到的人和事也多。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难得见到这样子孝顺漂亮的年轻女孩子，所以每次见面都十分客气。

许连臻苦涩一笑：“我爸爸他最近越来越没胃口，只好每天熬点汤汤水水，希望他今天能多喝几口。”

安可了然，宽慰道：“这个病是这样子的。”又道，“其实华医生前些日子也跟你们谈过，化疗的话，还是有希望的。只是许先生的脾气太偏了……”安可摇着头离开。

这段日子，唯一能让许连臻觉得安慰的便是父亲从监狱里头申请出来

的一系列事情都十分顺利。

记得最后通电话那次，蒋夫人只说了一句话：“许小姐，很多事情不用我多说，你也是明白人，对不对？”

许连臻其实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明白人。但她听得懂蒋夫人的话外之音，从此之后，再也不要与蒋家人有任何关系，也不要再出现在蒋家任何人面前，包括叶英章。

她和他之间只不过是一个协议而已。如今早已结束了。

相信从此之后，彼此由于环境地位的各种不同，也不会再相见了。

一度那么亲密的一个人，转身之后，再不相见……每每想到，许连臻总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在觉得恍然不真实的同时，心口会泛起阵阵涩痛。

许连臻一直在医院里头照顾父亲。父亲许牟坤转过来的那一天在医院病房看到她，大喜过望，可下一瞬想到自己的病，便又黯然起来。

入院之后，又详细地做了各项检查。结果还是一样地令人失望，各项化验指标都说明这个病已经是晚期了。

大约是由于蒋夫人的关系，医院出动了最好的专家华医生专门负责许牟坤的病。可是，一切已经回天乏术了。

许牟坤的病因到了晚期，这两个来月几乎都是在剧痛中度过的。医院里所用的各种镇痛剂，许牟坤自然知道里头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只说熬熬就好。也坚决不同意化疗，无论许连臻怎么提，一直都是那句话：“小臻，一切自有天意。我们随缘吧！”

许牟坤在牢里刚知道自己得这个病的时候，当真心如死灰。他不想让女儿担心，所以一再要求狱方不要通知家属。可是不知道怎么的，还是让女儿许连臻知道了。

住进医院后，想着生命里最后几个月可以由女儿照顾着，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也觉得心满意足了。只是眼看着女儿为自己担心落泪，许牟坤心里自然也难受得紧。

许牟坤知道这个病到了他这个阶段早就无药可医了，所谓的化疗也无济于事。反正是活不长了，他倒也十分坦然地接受了。

许连臻吹凉了碗里的汤，喂给父亲。许牟坤勉强喝了几口，便摇了摇头。

许连臻的视线落在了父亲骨节粗大的手上，原本结实粗壮的臂膀如今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了……

犹记得小时候，她与父亲两人住在五福市西华街的胡同里。夏天的时候，吃过晚饭，父亲就会把她顶在肩膀上，然后哼着调子沿着胡同逛到街口。胡同婉转狭长，时不时地碰到左邻右里，都会含笑着跟他们父女俩打招呼：“小许，吃好饭了啊？”或者说：“小许啊，又带你女儿逛街去啊？”“小许啊，你女儿不小了哦，重不重啊？”父亲总是停下来，笑着和他们寒暄几句。

许连臻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胡同的转角处有一棵老槐树，她骑在父亲的肩膀上咯咯地笑……每每一探手就可以摘下树梢那青绿葱翠的树叶。

许连臻深吸了一口气，逼走眼底的蒙蒙水汽，低低地叫了一声：“爸——刚刚我在走廊上碰到安护士长，她还在说，你如果化疗的话，还是有希望的……”

许牟坤却已经看开了，转头凝望着窗外漆黑如墨的夜色，无力地扯了扯嘴角：“小臻，不要再劝爸爸了。爸爸老了，不想再折腾了。反正都是一个结果，你就让爸爸挑选自己想要的那个吧。”

好半晌，许牟坤道：“或许这就是命。不知道是不是爸爸老了，真开始相信命运一说了。”

许连臻知道父亲早已经决定了，劝了这么久，一点儿用也没有。虽然知道就算化疗，也不是百分之百能治好。可那样，总还有个希望，总还有个盼头。

许连臻也不再多说，黯然而半晌，拿起柜上的一个苹果，坐在病床旁

手法熟练地削着皮。

许牟坤收回视线，定定地望着女儿，半晌，幽幽地叹了口气。许连臻抬头道：“爸爸，怎么了？”

许牟坤又长叹了口气，探手揉揉她头顶乌黑的发：“你生下来的时候，皮肤皱皱的，又红又小。爸爸捧着，跟捧着一只小猫似的，现在都这么大了。可惜你母亲走得早，没看到你漂亮的样子。爸爸这辈子也没什么遗憾的，唯一放心不下的就只有你……”

许连臻忽然明白了过来，沉默了一会儿，她将削好的苹果切成极小的一块一块，用牙签取了一块，递到父亲嘴里。

她有些踌躇地道：“爸爸，我有件事情一直想不好要不要对你说。”许牟坤从女儿停顿的神色里发觉了一种欲说还休的娇羞，心头一喜：“傻孩子，对爸爸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呢？”

许连臻低着头，将语气放得极轻软羞涩：“爸爸，我有喜欢的人，他也喜欢我……”话音未落，许连臻如愿地看到父亲浑浊的眼睛里头似有光在一瞬间注入一般，不停闪动。乍看之下，人都精神了几分。

“你不是问过我怎么知道你的病，怎么申请你出来的？”

“其实这次你能出来住院，也是他托了很多关系。只是这一两个月他被派到国外出差去了，他们公司很看重他，一直大力栽培……”

“这几天，他就快出差回来了。”

“爸爸……你想见见他吗？”

许连臻在心底又涩又疼地暗暗叹了口气。果然如此，天下父母心啊！父亲重病在身，唯一挂念的却还是自己的终身幸福。

但既然对父亲说出了口，好歹也得找一个男朋友充数啊。

许连臻对这个男朋友的人选思虑了良久。找谁扮演呢？她生命里头曾经出现的人，不过是叶英章和蒋正楠两人而已。

许连臻每天在父亲许牟坤期盼的眼光中煎熬，她足足考虑了三天，最

后实在没办法，只好拨通了贺君的电话。

自她离开后，从来没有主动找过蒋正楠和他身边的人。这样突兀地拨电话过去，自己心里也有种说不出的忐忑。

手机声音“嘟嘟”地响起，单调而规律。或许是她自身焦虑的原因，只觉得这样子漫长的等待几乎是一种火烧似的煎熬。

耳边一直是“嘟嘟嘟嘟”之声，在许连臻几乎想按下挂断键的时候，有人接了起来，贺君的声音传了过来：“许小姐，你好！”

或许是贺君找了个僻静之地接听的缘故，声音传来，隐隐空旷。

许连臻支吾了一下，才终于开了口：“贺先生……我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那边的声音顿了顿：“许小姐，请说。”

许连臻永远不知道，贺君的手机确实是贺君在接听，只是开了免提。她的声音透过电波丝丝分明地传来，隔了手机，隔了那么远，蒋正楠仿佛还能听到她细腻的呼吸。

两个多月不见，如今乍听见她清润低柔的声音，蒋正楠只觉得心头仿佛被只看不见的手揪着，紧得发疼。

他面无表情地朝贺君示意了一下。贺君忙不迭地道：“好的，许小姐，只要我能帮得上忙。请说。”

许连臻考虑了许久，最后才鼓起勇气将话完整地说了出来：“贺先生，不知道……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假扮一下我的男朋友……”

因是免提，自然边上的人也听得一清二楚。贺君觉得蒋先生办公室里头的空气瞬间冰冻了起来，背后似有两把淬毒的刀，直直射过来。

贺君口干舌燥地摸了摸头发，听着电话那头不知情的许连臻娓娓道来：“贺先生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忙？”似乎担心他有所顾虑，许连臻在那头还连连保证：“贺先生，请你放心，就一次，一次而已……以后绝对不会来麻烦你的。”

贺君看着某人递过来的字条，照念：“为什么会找我呢？”许连臻怔

了怔，好一会儿，声音缓缓低了下来：“我不认识其他人……”她仿佛感应到了什么，忽道：“贺先生，不好意思，打扰你了。如果对你造成困扰的话，你就当我从来没有说过。”

贺君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似同情似怜惜……好在某人的指示递过来了，他忙不迭地道：“不会，怎么会是打扰了。小事一桩，我一定帮忙。”

许连臻放下了心头重压，松了一口气：“贺先生，真是太谢谢你了。”

边上的蒋正楠，脸色阴霾，仔细一瞧，可见他握着文件的手指因为用力此刻正微微泛白，显然是在极力控制自己。贺君等许连臻一挂电话，忙识相地躬身道：“蒋先生，如果没有其他吩咐的话，我先出去了。”

身为蒋正楠的特助，他自然知道一些蒋正楠和许连臻之间的事情。他向来恪守特助本分，看到的当作没有看到，知道的当作不知道，从来不会刻意去关注打听。毕竟女人对蒋正楠而言，那当真是多了去了。

开始只隐隐约约地察觉到，蒋正楠对她是有不同。一直到许连臻和蒋小姐被绑，那个时候他才第一次明白，许连臻是独一无二的不同。可是再怎么不同，蒋先生后来还是让许小姐离开了。

犹记得最后一次与许小姐见面，蒋正楠就在车子里，隔了咖啡店干净通透的玻璃，将两人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车子后来开到了海边，蒋正楠一个人在冰冷的沙滩上待了许久。

最后离开的时候，蒋正楠把许小姐的随身项链和手机都扔到了海里。然后转身，平静地吩咐他：“开车，打个电话给白葭，说请她晚上一起去听音乐会。”

再后来，蒋正楠便如以往一般，不时地与其他女子约会。一切如常，仿佛许连臻这个人从未出现过一般。

只是蒋正楠搬出了原来住的别墅，吩咐贺君找相关的设计师重新装修。贺君曾经将设计师的图纸给他过目，可蒋正楠头也不抬地对他说：

“就按这个图纸施工吧。”语气平淡得仿佛与他无任何关联。贺君不好多说，便按他的意思安排了。

贺君也曾以为许连臻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就如船过水无痕一样。

可是不久，监狱方面的姜狱长便打了电话过来给他，说许牟坤检查出来得了肺癌。

贺君挂了电话，第一时间便把这个消息禀报给了蒋正楠。蒋正楠听后沉默了良久，贺君见状，便退了出来。

后来，蒋正楠又把他叫到了办公室，当着他的面拨通了姜狱长的电话。详细地询问了保外就医的情况。然后便安排他出面向有关方面打了招呼，办妥了保外就医的事情。甚至连中心医院方面，都是在蒋正楠眼皮下贺君亲自联系的。

可就算如此，蒋正楠从头到尾再也没有在贺君面前提过许连臻的名字。

方才他正巧在蒋正楠的办公室里，因电话随手拿在手里，许连臻一来电，贺君便不由得一愣。蒋正楠自然看出了他的不对劲，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谁的电话，怎么不接？”贺君踌躇了数秒，才回道：“是许小姐的。”

蒋正楠面色一滞，数秒之后才示意他按下免提键。

蒋正楠一直缄默不语。贺君才关上蒋正楠办公室的门，因听办公室里头“噼里啪啦”一阵折腾之声传来。

那日之后，她再也没有跟他联系过。就好像两人从未认识过一样。

从未认识过！

蒋正楠双手撑着桌面，望着凌乱的一切，呼吸重而紊乱，脸上浮着受伤表情。

原来他对她而言，那一年多的日子对她而言，从来都没有任何意义。连这样子的事情，她找的人，也宁愿是贺君，而不是他！

蒋正楠就如此地维持着这个姿势，像一座雕像，站出了无法言说的心伤。

许连臻挂了电话，暗暗松了口气，幸亏贺君答应了。否则……否则

她要找谁啊？脑中一下子闪现出蒋正楠的脸……许连臻怔了半晌之后才发现，自己又有了片刻的空白，这段时间的自己，像一个得了老年痴呆症的病人，常常会说着说着就忘了要说什么，做着做着会无缘无故地发呆。

那天晚上，蒋正楠在某个路口停车等红绿灯的时候，抬头便瞧见了不远处的高耸伫立着中心医院。车子居然开到了这里，蒋正楠面色发沉。可红灯转绿灯后，他手里的方向盘一打，便驶进了医院。

蒋正楠一直在车里没动。好半晌，看了看腕表，显示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多。蒋正楠推开车门，一阵冷风涌了进来。他似清醒了过来，站在原地。

在冷风里头不声不响地站了半天，他最后还是“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朝住院部走去。

蒋正楠站在病房门外，听到里头那个熟悉低柔的声音响起：“爸，要不要吃橙子，我给你切一个？”

那一个瞬间，他的心，仿佛通电般地微微战栗。是她的声音。这些日子累积的怒火，竟然如同被冰水浇过一般，慢慢都熄灭了。

他一直认为这世界上，女人多了去了。他过几天便会将她忘记得干干净净的。是的，忘得干干净净的。

可是，直到此刻，才知道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愈想忘，愈难忘。

蒋正楠一直站在外头，后来，许连臻出来，一个人去公交车站乘车。他就开了车缓缓地跟在那车后头。

蒋正楠看着她上车，看着她下车，又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到了租的房子。他把车子停在角落，在楼下看到楼顶的灯浅浅地亮了起来。

蒋正楠环顾四周，这里是城郊结合带，四周的房子都是屋主自建的小产权房。这种地方，鱼龙混杂，向来是治安难点。

蒋正楠抬步上楼，一级又一级……四周是刀子般的严寒，北风呼呼吼叫着咆哮而来，打在裸露的肌肤上便如同利刃在割。蒋正楠似中了定身术一般，无知无觉地站在楼顶加盖的小屋外。

原来，这段时间，她一直住在这里。

几天之后，贺君按照约定如期出现在了许连臻面前。许连臻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再三地道谢：“贺先生，真是太感谢你了。你这么忙，还要抽时间过来……”

贺君一直如往常般客气：“许小姐，你太客气了。举手之劳而已……”

“贺先生，我们对一下要说的话吧，免得在我父亲面前说漏了嘴。”

于是许连臻将自己编的两人怎么认识，在哪里认识等等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贺君点了点头：“许小姐，你放心，我会全力配合你的。”

不知道是贺君的谈吐礼仪、一表人才，还是父亲许牟坤太渴望这么一个人的出现了，一切都顺利至极。

瘦骨嶙峋的许牟坤这几日的精神已经很不济了，但一见到贺君，还是满脸欢喜地拉着贺君的手，笑呵呵地说话：“我相信我女儿的眼光，她说你好，相信你一定是不错的。”

贺君不愧是一等一的人才，那笑容真诚得无一丝破绽：“伯父，能认识连臻是我的福气。您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又迭声道歉：“伯父，真是对不住，一直到现在才来看您。只是我被公司派到了国外，昨天才回来……”

许牟坤拍了拍贺君的手，满意地连连道：“好，好，好！来就好。来就好。年轻人，工作要紧，工作要紧。”又问了一些贺君家的情况，贺君都一一作了回答，只说家在外地，父母都是中学老师，家里还有一个姐姐早已经结婚等等。

许连臻在边上一边听一边微笑附和，脸上肌肉都几乎僵硬了，也不知道贺君说的家里情况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她不得不承认，贺君极有能耐，至少他所说的，父亲许牟坤听了都十分满意，而且看情形还毫无怀疑。

两个小时很快便过去了，许牟坤到后来有些支撑不住了，面露倦意。

许连臻见状，忙扶了父亲躺了下来：“爸，你先休息一下。不要太累。他还有事要回公司呢。”贺君也在一旁帮忙掖被子，便顺着许连臻的话道：“是啊，伯父，您要好好休息，注意身体，我下次再来看您。”

许牟坤点了点头，心满意足地睡下：“工作要紧。忙就不要过来。”

许连臻轻轻阖上门，在电梯口一再地跟贺君低声道谢。贺君道：“许小姐，请不要这么客气，需要我出面的话，请一定给我打电话。”许连臻点了点头。

贺君的电梯直达医院停车场，他拉开车门，坐进去后便开始汇报自己刚刚的工作情况：“蒋先生，一切很顺利。”蒋正楠交叠着双腿，面无表情地吩咐司机：“开车。”

车子发动，出了医院。贺君见蒋正楠神色不佳，也不待他开口，一五一十地将方才病房内所发生的一切叙述了一遍。边说还边从后视镜观察蒋正楠的神色，可蒋正楠从车子一启动便闭眼假寐。

司机径直往公司方向开去，等到贺君说完，车子已经行驶了很长一段路。公司大楼近在眼前，蒋正楠的声音忽然响起：“调头，去医院。”

送走了贺君，许连臻心里舒了口气的同时又觉得空落落的疲累排山倒海般地袭来。累是应该的，可是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空落落的。

她在病房外的楼梯间待了半晌，收拾好了心情，这才回了病房。

父亲许牟坤正望着房顶发呆。许连臻嗔道：“爸，你不是累吗？怎么还不睡？”许牟坤面色憔悴，神色倒是欢愉喜气的，含笑道：“爸爸是见了小贺，心里头高兴，所以睡不着。”

许连臻偏过头，避过父亲的视线。许牟坤以为她害羞，于是不再多说，望着女儿只是微笑。虽然跟贺君没什么，可父亲这样子的笑，许连臻脸皮薄：“爸……”

许牟坤幽幽道：“爸只是在想，要是爸能看到你结婚，看到你孩子出生，那该多好啊！”许连臻眼眶一红：“爸……”许牟坤拍了拍她的手：“爸只是随口说说，爸现在看到小贺，爸爸就满足了。小贺这年轻人，一看就知道不错……父母都是老师，书香门第……好啊……”

许连臻背过身，擦了擦眼角的湿意。又给他掖了掖被子，叮嘱道：“爸，你累了一下午，先睡一下。我去菜场转一下，回去给你熬汤。”

许牟坤心疼地道：“不要去忙了，我没胃口，什么都不想吃。你看你，最近都瘦成什么样子了。”许连臻撒娇道：“是我想喝呀。我这就去买菜，你快闭上眼睛，睡不着也要休息一下。”许牟坤这才听话地闭上眼睛。

由于身子虚弱，下午又说了许多话，到底是乏了，再加上总算是看到女儿的男朋友了，心事放了下来，许牟坤带着笑容浅浅入眠。

睡梦中隐约察觉似有人走到了他门口，脚步轻软，低声在说话。长期戒备的关系，许牟坤强迫自己睁开眼睛，只见门口果然站了两个人，一个正是自己的主治医生华医生，另外却是一个年轻男子，就这么抬眼望去，只觉得衣着考究，眉目间器宇不凡。

许牟坤眉头微皱，他虽然身子病了，可是脑子和眼睛没有病。这个年轻人他有点眼熟，曾经在病房门口看到过几次。

华医生微笑问他：“老许，今天精神怎么样？”许牟坤点了点头：“还行，还行。”边说边撑着手坐起来。

那年轻男子忙上前两步，态度殷勤地扶了他坐起来。许牟坤忙道：“谢谢。”那人朝他笑笑，甚为礼貌：“伯父不用这么客气。”

许牟坤听了他的称呼，疑惑道：“你叫我伯父，你是我们小臻的朋友吗？”那人似怔了怔，半晌，才答非所问地道：“伯父您好好休息，我先告辞了。”华医生也笑了笑：“老许，那我也先出去了。”

许牟坤满腹狐疑地望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蒋正楠由华医生陪着进了办公室。蒋正楠问道：“华医生，许先生的

病情真的已经……”

华国富扶了扶镜框，实话实说：“蒋先生，你是知道的。许先生转过后来后，我们就专门给他做过各项详细检查。本来化疗还是有几分希望的，可是许先生不同意这个治疗方案。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监控他体内的癌细胞变化……情况不容乐观啊！”

跟贺君近来汇报得一模一样，蒋正楠沉默半晌：“按你观察的情况，许先生的病还可以拖多久？”

华国富缓缓道：“就跟我上次所说的，具体还是要看病人的求生意志。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许先生这个病按现在的情况发展，最多也就两三个月……短的话……”华国富耸了耸肩，没有再说下去。

蒋正楠喃喃重复：“两三个月……”

或许连臻再次来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许连臻在病房外扯出一个灿烂的微笑后，方推门而进：“爸，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甫一拧开盖子，一阵浓郁的香气便扑鼻而来。许牟坤疼惜地望着女儿，这几年她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原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现在竟然什么都会了，连汤熬得都可以与外头的餐馆媲美了。

想想就知道肯定吃了很多的苦头。许牟坤越想越心酸，又怕许连臻瞧出来，便扯了个话题，开口把方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那个人还叫我伯父……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许连臻的手微晃，碗里的鸡汤轻轻晃动，荡起了涟漪。平静的心似在一瞬间被上了发条，怦怦直跳。父亲形容的那个人，分明是他。可是……可是，不可能是他。绝对不可能是他！

肯定是别人走错病房了。这么一想，顿时冷静下来。

许连臻侧过脸，顿了顿方道：“爸，我怎么可能认识这样的朋友啊？八成是人家走错房间了吧。”